

阿彌陀佛，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。

很高興又有一個禮拜一次機會跟大家一起學習交流。這個課程我們開吉法師勉勵成德還是要繼續講下去。現在的狀況成德是想說，我們每一次課程看能不能調成一個半小時。上一次跟大家說面對境界要清楚，現在體力沒有這麼好，不能打腫臉充胖子。尤其自己分析起來，身體不好是果，原因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太逞強，身體透支了，這樣流弊太大，人家一看學傳統文化的身體搞成這樣不敢學了。

我記得曾經遇到一個同修，他就對成德講（這很多年前，成德還沒出家），他說道：「蔡老師，學傳統文化的人都像你們這麼瘦嗎？」那個「你們」的意思不只是成德，是成德的團體，他可能看了好幾個都很瘦。視思明，聽思聰，我們聽人家講這段話，他言語的口氣，他臉上的表情，我們一看一聽，人家有點害怕了，假如學了之後都像你們這麼瘦，我看我得考慮考慮了。所以師長老人家講經的時候也有強調，我們得表好法，要身體健康，表好法。

最近也遇到同修有談到他們那個地方學佛，有一些學佛很多年，八年、十年，甚至於還在給人家輔導經論，都屬於老修了。有一些新進的學人，他們剛接觸，一起來參與課程，結果人家一觀察，你們這些學了八年、十年的人，夫妻關係處不好，我們沒學的都比你們家庭幸福、夫妻和樂，假如學了之後變成你們這樣，我們不敢學了。真的，不止一個人，一批新進的人看了這個現象全部不學了。所以這個表法，淨業三福裡面教導到「勸進行者」，這就是為人演說。這是我們要在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勉勵自己，我能不能為人

演說。

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有講什麼是善、什麼非善，在談到這個是善非善當中有開解到，了凡先生開解說道：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」，我們做一件事情不能只看眼前的情況，還要看它後面有沒有流弊的問題、副作用的問題；「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，不論一身而論天下」。這句也要變成我們在思惟事情的一個標準。眼前好像這事情應付過去了，可是後面流弊很大，這不行。打腫臉充胖子，那後面鐵定會出問題的，任何時候都要注意表法。這一點成德自己是很慚愧，慚愧接著要奮發、改過，就不能繼續順著個性做事太逞強。改習為立命之基，改變命運最重要的基礎是什麼？改掉習氣。習淨業自消，習氣、性格改掉了，業障消除，煩惱會輕，智慧會長，命運能夠改變。

我們仔細觀察，改變命運並不容易。改變命運有一本教材特別精闢，《了凡四訓》。我們要看出了凡先生是怎麼改變命運的，也要觀察他的因緣。他改變命運很重要的一個助緣是雲谷禪師。其實他知道自己的命運，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了，知道得很早。包含他哪一天壽終正寢孔先生都幫他算定了，考第幾名，哪一年當補廩，哪一年當貢，貢後某年還可以去當個官，四川一大尹。你看都給他算得這麼仔細，命運有沒有？真有。

但是每一個人每一天他的命運是有加減乘除的，他的福報是有加減乘除的。但是一般的人都是加減，加一減一，幅度很小；乘除就不一樣了，一個人的福報乘以二、乘以三。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？量大福大，能改變命運的人一定是發大心、發菩提心。師長老人家有提到，李炳南老師，有智慧的善知識，他一看到學生，看他的面相知道福報不足、短命，勸他講經，弘法利生，擴寬心量。而且弘法利生就像我們當老師，一個學生受教了，不只他受益，他的

後代子孫的命運都可能因為這個老師轉變了。所以《普賢行願品》講道，諸供養中法供養為最。《金剛經》裡面多次較量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都比不上四句偈的功德。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再多，它也是有數量的。而且財寶能解決的問題是物質的問題，物質問題那是解決一時的問題，但是佛法呢？經教呢？有可能他聽懂一句，他就了脫生死，徹底解決問題了。物質問題那都是一時的問題，解決不了徹底的問題。我們有機會把聖教供養給他人、傳授給學生，也是我們的因緣福報，是我們的福氣。

成德是覺得很歡喜自己能走上教育的工作。成德以前讀小學二三年級，回到外婆家做什麼事？做生意。你們有沒有見過小學二三年級回外婆家不玩耍做生意的，你們見過沒有？我親戚裡面也沒有人在做生意，這個小孩不知道從哪學來的，人都有過去生的習氣。我記得第一批生意本錢台幣二十八塊錢，那個給人家抽的，抽一支五角錢，總共有八十張，這樣抽下來收了四十塊錢，減掉本錢二十八塊，賺十二塊錢。好像那時候有番薯糖，從那個小本生意開始賺起的。而且很吝嗇，你看這個習氣很重。後來是遇到師長老人家的經教，開始擴寬心量，轉變心念、轉變價值觀，才走上教育的路。所以佛門說總在遇緣不同，人生的緣重要。

了凡先生改造命運就是遇到雲谷禪師。當然我們看了《了凡四訓》，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或者我們學聖教的人也要自我期許，我們能當親戚朋友、學生的助緣，當他們人生的雲谷禪師。《了凡四訓》好多學處，每一個人物都是我們的學處。雲谷禪師是不是我們的學處？假如我們沒有生起要向雲谷禪師學習他跟了凡先生互動的智慧在哪，我們可能就沒有深入去觀察。

我們看雲谷禪師怎麼跟了凡先生互動的？了凡先生跟雲谷禪師一起打坐三天。這功力也很高，成德坐三十分鐘就腰酸背痛了，很

慚愧，這個功夫都要練的。對坐三天，看他沒有一個妄念，就問他，都沒有妄念為什麼？他說有什麼好想的，命運都算定了。雲谷禪師說，我本來以為你是豪傑，原來你是凡夫。你看這種應對讓對方很想了解什麼是豪傑，命運真的可以改嗎？所以了凡先生接著就問了，命運可以改嗎？雲谷禪師很肯定，說道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」，這是《詩經》的話；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，這是《尚書》的話。大家注意，雲谷禪師是先講儒家的教誨，接著才引出了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曰：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。」這也是知所先後，講話先講什麼後講什麼給人的感受不一樣。假如雲谷禪師先講六祖云，可能了凡先生說「那是佛家講的」。他是個儒生，他讀儒書的，你先舉儒家的他很親切，「對對對，經典裡面有這麼講」。而且雲谷禪師舉佛家的經典也是一般的讀書人讀過的，一般讀書人《金剛經》會讀、《六祖壇經》會讀。

你看我們在跟人溝通的時候都會引出共通語言，這樣談起來才有共鳴。我們一談話沒有顧及到對方能不能理解、懂不懂這些經句，一談就如入無人之境，講得都停不下來，也沒有注意到對方到底聽懂不懂，甚至談得人家都在打哈欠了，我們還是津津有味，人家一直在看手錶了，我們都視而不見，那這樣談話談下來我看效果不會太好。所以有時候我們一執著起來，那真的是什麼都看不到了，一執成病。當父母的人也不能一開口就講個沒完，就停不下來。所以要把父母當好也得要改習氣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任何一個行業要做成功，修身為本；人生任何一個角色要把他扮演好，也是要修身為本，也是要改習氣。

我們看到經典這些句子都不能滑過去，要放在心上，不只這個理放在心上，這個理要延伸到我的當下、我的處事待人接物當中，我有沒有時時在提醒自己修身為本？甚至於我思惟，怎麼修身？具

體呢？要從身口意下功夫，佛家講十善業道，念頭不能起貪、瞋、痴；身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；口，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惡口。我們有沒有養成一個習慣，理事圓融、理事不二？我們聽了一個道理，馬上跟生活工作、處世待人融合在一起。不二法門，在哪裡不二？理事不二，解行相應，心行一如，都不能是二，二是分別。這個不二我們要好好去體會它，經典是經典，我還是我，那還是二；經典跟我完全融成一體了。所以佛家講入不二法門，不二就不能分別、不能執著，解跟行要是一不是二。生佛不二、怨親平等，這些句子都在教我們不分別，平等恭敬，平等慈悲，我們受持這些教誨，就把分別執著慢慢慢慢放下來了。

雲谷禪師他跟了凡先生溝通也是通達人心，先講儒家的共通語言能接受，舉的佛家的也是他熟悉的，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，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」，他就容易接受了。我們今天跟孩子溝通、跟親戚朋友溝通，他們不接受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是不是我們在態度上、在講話的時機上、在言語的善巧上有不足的地方，產生溝通的效果不盡理想？歷事練心，經歷每件事情我們都能得到啟示。修行是面對境界要清楚，今天溝通完了不盡理想，我們也不能白經歷這件事，總結總結，我們就記取寶貴的教訓了。

《群書治要》：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。」大家有沒有聽過《群書治要》這一句？有聽過。聽過這是一句理，我們聽到這句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」，我們有沒有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前面幾十年走過的路？前事不忘，人沒有真正反思清楚人生前面走過的路，同樣的錯誤可能在今天或者以後又會再出現。所以檢討重要，這樣才是理事不二，理事結合起來了。包含我們人生幾十年有這個反思，甚至於是反思得更細緻一點，夫妻關係走過來那麼多年，哪些問題應該改善我有沒有認知清楚？包含教育子女，有沒有這樣真正沉澱下來反

思反思、反求諸己？

其實了凡先生跟雲谷禪師的對話，就是因為雲谷禪師讓了凡先生反省自己，所以他命運才能改。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也能形成反省、反求諸己的人生態度，我相信每個父母都希望，但請問這個態度是要求控制來的嗎？我想不是。是什麼？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，看到了父母就是這樣在處世待人的，孩子潛移默化就形成這個態度。你說他什麼時候形成的，哪一天、哪一個時間？我看不大可能算得出來，他就是在不斷父母身教的薰習當中養成的。

有時候我們刻意要求，甚至有控制，反而適得其反。我們不能幹適得其反的事情。好心辦了壞事，往往都是太著急了，甚至是我們沒有從根本下手。根本就是剛剛《大學》說的，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。我們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思考事情都是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？但是我們得先展現給他看才行。知所先後，言教一定是建立在身教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好的效果。古人留了兩句話很精闢，「身教者從」，我們有身教，我們的孩子、學生自然而然跟著我們、效法我們，身教者從；「言教者訟」，爭訟，吵架、對立、不服氣，比方說孩子你要孝順，孩子說你對爺爺奶奶又不孝順，你為什麼要求我？言教者訟。

我們看「天下父母」，有一次是訪問翟俊傑翟導演，他當時也應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他說，人生最幸福的是什麼？在我這個年紀推開門還能喊一聲「娘」，他覺得這是他人生的幸福。我們可以想像他多珍惜可以侍奉母親的時刻。他是導演，想必非常忙，但是母親的腳趾甲都是他剪的。結果有一天他的兒子就主動的跟他說（應該是他在剪的時候），兒子說：「爸，今天這個我來吧。」你看他也沒有去叫他兒子做，他兒子就主動來承擔一些照顧奶奶的事情。

我們看到雲谷禪師在了凡先生講到命運不用想了，為什麼？改變不了，接著雲谷禪師並沒有給他講道理。假如了凡先生說「命運都被算定了，不能改變」，雲谷禪師馬上說「可以改，是你習氣太重了，你心量不夠大」，可能了凡先生愈聽頭低下來，不是很歡喜。為什麼？成年人，你不能一套一套大理跟他講。

雲谷禪師怎麼做的？「汝自揣應得科第否？應生子否？」反問他，這是教學的智慧、應對的智慧。了凡先生：「余追省良久。」你看一個問話，讓了凡先生反思他的人生，沒有著在一個命運不能改上。結果了凡先生想了很久，自己講：「不應也。」假如雲谷禪師說我看你這個樣子，你根本就是改變不了，難怪命運被人家算定了……我不應該有功名，不應該有子嗣，是他自己反省出來的。

我們有時候一跟人家溝通，跟孩子、跟學生，「你的毛病就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」，講得要不他信心都沒了，要不惱羞成怒了。我們講到人家惱羞成怒也要反省反省，這個言語有點過了，不能人家惱羞成怒了我們還是覺得「你看你看，好面子，沒有善根」。談話要含蓄、要柔軟，要顧及人家的面子。

《呻吟語》裡面講，「責人要含蓄，忌太盡」，話要點到為止，不要「好啊，我今天抓到這個機會，非得講個痛快不可」，就沒有考慮到對方的接受、對方的感受了。怎麼看對方的接受？看他的眼神。所以要含蓄，忌太盡；「要委婉，忌太直」，那個話不能一講就戳到人家的心臟，要委婉一點，忌太直；「要疑似，忌太真」。「你這樣很可能後面會有問題」，很可能就是疑似；「我跟你說了，你假如這麼做鐵定完蛋」，這個太真了，人家一聽心裡有牴觸，我就偏做給你看看。

古人能講出這樣的法語，你說他在言語下了多少功夫，他才能總結得出來。言語真的要下功夫的，孔門四科：德行、言語、政事

、文學，言語還排在政事、辦事的前面。我們想一想，講話都不能體恤別人，你能派他去辦事嗎？我看有點懸、有點危險。

了凡先生跟雲谷禪師這個談話，內行人看門道。我們學經典要愈學愈內行，要用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了凡先生有我們的學處，裡面的人物也有我們的學處。雲谷禪師在跟了凡先生的引導過程，太多學處了，我們有沒有感覺到其道而弗牽？《禮記·學記》，「道而弗牽」，引導他，不要讓他感覺硬拉著他，循循善誘人。《論語》裡面顏回夫子提到孔夫子，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」，雲谷禪師也是。「強而弗抑」，強是鼓勵他，不否定他。現在的孩子有信心的比例不高，很可能我們父母老師常常都是用這種否定的言語，到最後他就沒信心了。甚至不讓他有機會承擔、鍛鍊，什麼都給他做了，他的動手、動腦太少了，做什麼事都有點怕怕的。人從不會到會都有個過程，當父母老師的當然要製造機會讓他們鍛鍊、讓他們承擔。

像成德是在城市成長的，也沒有耕過農，也沒有種過地，要去跟人家幫忙一些農事也都是笨手笨腳的，去幫忙摘摘黃瓜、摘摘芸豆，我也想去體驗體驗生活。包含我是脾胃不好，都要多踩踩大地，不要常常只關在辦公室、關在房間裡，要接接地氣。脾土脾土，脾胃要好要常常踩在大地上。採東西也都要很有經驗的，也要很有判斷力，比方說採芸豆，你採早了，說不定它還可以長更大的；你晚採了，它粗了，你不能賣給客戶了，太硬了。你看中道在哪裡？不能過，也不能不及，時節因緣都要抓好。話講太少，對方沒聽懂；講太多，對方感覺太煩了。所以道不遠人，這中道在哪？就在我們當下，面對人、面對事我們能不能中道，恰到好處，不過，也不不及。

我採完拿出來，我們農場主人一看，你第一次採就能採這樣，



一百分。其實我想他一看可能心裡還在淌血，「怎麼採這麼小的？沒關係，自己吃」，但是你看他給我們第一次去學習的人充分的信心，採第一次這樣就一百分，我以前採，第一次採都沒採你這麼好。這叫強而弗抑，強，鼓勵，一個人的信心都是在鼓勵當中慢慢建立起來的。「開而弗達」，開是啟發他，不是一直灌輸、一直給他講道理而已。

我們看雲谷禪師，道而弗牽，強而弗抑，一直在鼓勵了凡先生，「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數，義理之身，豈不能格天？」我想這一句話一講，了凡先生就充滿正能量。開而弗達，他都用啟發的，「汝自揣應得科第否？」你看用設問啟發他思考、啟發他反省。

《了凡四訓》結合了袁了凡先生他們幾代家道的智慧在裡面，了凡先生的父親、爺爺統統是預知時至就走了，無疾而終往生極樂世界。師長有說《了凡四訓》要讀三百遍，重要修學的基礎。我們就要反思，師長讓我們念三百遍，我們念了沒有？我們現在都比較著急別人有沒有幹、別人有沒有做，其實最要著急的是我們得帶頭做。成德也感謝開吉法師的勉勵，當然也要做一點調整，成德的身體更硬朗了再調回來兩個小時。

我們面對當前的社會，愈感覺學經教的重要，因為理得心才會安。人理不透徹、理不清楚，一遇到事就會隨順自己本來思惟的慣性生煩惱。大家有沒有感覺今年天災人禍頻率又更高了？你看今年天氣，有些地方太熱，有些地方太冷，有些地方水災，有些地方乾旱。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這《八大人覺經》裡面講的。我們怎麼安心？怎麼不被這些境界所轉？

要教育好下一代，首先我們的心要安定，不被境界影響，這個我們要展現給孩子、學生看，處變不驚、臨危不亂。我們的孩子什麼時候學處變不驚、臨危不亂？我們什麼時候教給他們？隨緣妙用

，隨突發的事件，妙在哪？妙在我們不被這個境界轉，心安定得下來。我記得九二一大地震，我們家住在十二樓，晃得挺厲害的，結果我父親起來了，到了我母親的房間，一看我母親坐在那裡念佛；我父親又跑到我的房裡，看到我也是坐在那裡念佛，我父親對著我們說了：「你們不怕嗎？」遇到晃得這麼厲害，又住那麼高，要跑也不一定有用。所以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是把念佛擺第一，這樣很可能就給父親、給家裡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。

我們每一個當下其實都是在教育孩子，所以我們的心安不安很重要。小孩的敏銳度比大人高多了，大人的煩惱愈來愈多，貪欲愈來愈多，放不下的事愈來愈多，小孩單純，受我們的情緒影響很大。就像我們這幾節課跟大家一起交流的，人的性情為什麼受母親影響最多？在胎中很敏銳，生出來三歲以前很單純，母親好的能量磁場他隨時都在感受。所以我們要定得下心，我們看孩子很急躁，我們要問問自己，自己急不急？「一切言動，都要安詳；十差九錯，只為慌張」，這不能首先是讓孩子背、讓孩子做，首先我們當父母老師的得要先做。

為學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下來。真的，我們的心不定，讀再多的經，聽再多的經，因為心沒有定下來，也是囫圇吞棗、走馬看花，真正有一句時時放在我們心上嗎？佛法重實質，不是形式、不是表相。我每天都在聽經，播經機二十四小時還都播著。現在科技給我們很多方便，可是事物都有一體兩面，有它的優點，也有它的缺點。科技很好，播經機隨時會播，是好處，很方便，可是很可能我們聽經的專注恭敬下降了。以前沒有這些科技，李老那個時候，有人每個禮拜坐幾個小時的車就為了聽李老現場講經，我們看那種恭敬珍惜的程度。現在很方便，愈方便愈覺得，反正一上YouTube就有了，很方便，明天，明天再聽。這個明天就厲害了，明日

復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！我們假如都是明天再聽，就感受不到孔子說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那種對法至誠恭敬的求法態度可能就出不來。

佛陀那個時代，有一個做事業的人，當他聽到有人給他介紹有大覺世尊徹底明白宇宙人生，他聽了很嚮往，放下世間財富，以最快的速度去尋找佛陀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他找到了，然後就跪下來，「佛陀，請你給我開示人生真理」。這時候佛陀在托鉢，旁邊的學生，「佛現在在托鉢，等托鉢用完齋再來給你開示」。這個人對無常警覺性很高，哀求佛陀可不可以現在就給他教誨。佛恆順，真的給他說法，他證阿羅漢果。佛就去托鉢了，他離開那個現場就被牛給撞死了，可是他證阿羅漢果了，他不搞輪迴了。

大家想一想，假如他沒有堅持佛給他說法，他就輪迴去了。為什麼？他命中注定他那個命債要還，被牛給撞死。我看到最近好像網上有流通的視頻，有一隻牛跑了好遠的距離，在柏油路上跑，速度很快，跑跑跑，看到一個婦女騎著摩托車，牠就撞那個婦女，撞到她摩托車都壞了，繼續撞她。這人群成千上萬的人在馬路兩旁，牠以飛快的速度就一定要去撞這個女的，你說這什麼原因？真的都冤有頭、債有主，因緣會聚時業報就要現前，雖然確實這個女的也很可憐。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。

最近我又看到一個短視頻：一個小孩，我看是一二歲而已，走在路上，有一隻狗跑出來一直咬他，旁邊狗主人都出來了，拿著東西打牠，牠還繼續咬。冤結鐵定是在前世，這個小朋友又不認識這隻狗，牠怎麼這麼對待他？看了真的頭皮發麻。佛門講「隨緣消舊業，不再造新殃」，你再造新殃又要還債、又要輪迴，欠命要還命，你看牠都在畜生道了，牠還來討命。所以不能傷害眾生，不能吃眾生肉了，吃牠半斤還得還牠八兩；不能欠財物，不然還得要還他

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裡面有一個故事，有一隻驢，別人都不能騎，只有牠的主人家的父子才能騎牠，其他人要騎都被牠踢開。非常巧，這鄉裡面只有一個人接近牠牠不會踢他，居然還讓他騎。好像騎了兩百多公里，結果路途比較遠，那一天晚上這個騎的鄰居就作夢，就夢到這隻驢跟他說：「我前世欠你多少，明天再過幾十公里我就給你還清了。」然後這個人就問這個驢，「那你到底是欠他父子多少？」這個驢說：「太多了太多了」，就很痛苦，不想說了。他夢醒了，隔天他繼續騎，騎騎騎，騎了幾十公里，突然那個驢就把他摔在地上，印證了他昨天的夢。真的，你能騎牠多少那都是前世的債，債還完了牠不理你了。結果還有路途，他就跟這個驢溝通，「不然這樣好了，你再送我多少，我回去買糧食餵你」。這個驢考慮了一下，好吧。後來還送他了，但是以後要騎牠都不答應。

所以眾生之間其實都是有前世的因在，會到這一戶人家來不可能沒有原因的，四種關係，你看連畜生到了這戶人家也不離開這四種關係：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所以命債不能欠，錢債不能欠。真正明白的人絕不佔人家一點便宜，這個世間哪有便宜可以佔的？只有愚痴的人、不明白真相的人才去佔人家便宜。

我以前看過一個事例，就是有一個朋友很困難，這個人去幫助他，當他朋友有錢了就是不還他錢，他氣到都快憂鬱症，沒法接受。後來被人家催眠，就回到前世，了解到這個朋友為什麼有錢不還他。因為他前世去住一家旅館，住了很長時間，跟老闆比較熟了，人家也沒有要他錢。結果住了很長時間老闆死了，他就想我住多久沒人知道了，他就沒有給錢。經過了好多世好多世，他以前欠那個錢我看可能還要加利息，還要考慮通貨膨脹的問題。到這一世那個老闆變成他朋友，難怪給他借錢不還他，都有前因的，所以錢債不

能欠。

還有一點，情債也不能欠，不能佔人家感情的便宜，那都要還的。所以隨緣消舊業，歡歡喜喜還債。歡歡喜喜還了，說不定對方被你感動，算了，打你八折，後面的不用了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還得乾脆一點、痛快一點，說不定還可以打折。所以真正明白這些道理，理得心安，不再造新殃，多跟人家廣結善緣，甚至於心量更大一點，廣結西方的緣，跟大家結緣都是為了同生極樂國，這一句迴向文是念真的不是念假的。真的，親戚朋友再好，善惡禍福追命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會見無期。真正珍惜這一分情義、因緣，那應該是「但願人長久，唯有念彌陀」，種同樣的因，結同樣的果。以後賞月也是個因緣，就不要念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這會容易起感情，應該「但願人長久，唯有念彌陀，親眷永團聚」，親戚朋友永團聚，「法界逍遙遊」，跟著阿彌陀佛到十方剎土度眾生。

人真正明白因果了，天災人禍心不恐懼。尤其佛講《大般若經》講了二十二年，《金剛經》是《大般若經》的精華。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，教我們什麼？老法師慈悲，給我們總結十二個字：「一切法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。生死都不可得。真正知道生死都不可得了，那死就不可怕了。沒有死，哪有死？換一個身體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要換什麼身體。人死都不怕了，那還要怕什麼？所以真正把這些教誨放在心上，心是安的。

我感覺佛陀很慈悲，你看在《無量壽經》都給我們一個定心丸，「假使大火滿三千」，大家想一想，大火滿三千，那比核子彈還厲害，是吧？三千大千世界都燒起來了，那比核子彈還厲害。「假使大火滿三千，乘佛威德悉能超」，這是佛講的，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所以災難再大都不怕，只要

能把這句佛號提起來，乘佛威德悉能超，阿彌陀佛馬上加持，馬上就把我們接走了。師長老人家講經的時候說，人家要殺我，還命債，不可怕，為什麼？讓我早一天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這一句話真正聽進去了，面對真正人家要討命，那他是來送我去極樂世界，也沒什麼好怕的。

佛經可貴，真的安我們的心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我們應該這樣去觀察宇宙人生。人生很短，就像什麼？肥皂泡。小時候我們都吹過肥皂泡，呼，好幾個圈圈出來了，沒幾秒鐘沒了。其實天人看著我們的一生，不就像這個肥皂泡嗎？忉利天的一天是我們的一百年，人家一天還沒過完，我們就已經走了，所以天人看我們也很可憐。其實我們看蜉蝣，不到一天就死了，我們一看牠，牠也很可憐。常常思惟佛這夢、幻、泡、影、露（露水）、電（閃電），我們人生幾十年很短暫，有什麼好計較的？那個短就像什麼？閃個電沒了，這個人走了，白駒過隙。這看破，夢幻泡影，看破就放下，不會苦苦去貪求，真的要努力帶得走的，那麼短暫有什麼好留戀的？法身慧命才是長久的，往生極樂世界，徹底解決輪迴問題才是真實的。

真的，要教我們的孩子、學生在現在這個時代安身立命不簡單。我請教大家，什麼時候教孩子面對生死問題？你說他還小。他還小，他可能要面對他爺爺奶奶去世，他身邊親人去世，他怎麼理解？可能會造成他心裡的疑惑、痛苦。成德什麼時候面對生死的恐懼不解？初中。我念初中的時候，我的大姨丈去世了，他是很好的人，沒有發過脾氣。這麼好的人突然車禍走了，我幾天睡不著覺，一想就難過，想不通。你說那個時候假如大人能理解我的心情，因為那個時候我家裡也沒學佛，所以學佛重要，有福報。最後是自己說

服自己，可能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，我才睡得著覺。

成德自己當時教小學的時候，就有跟孩子聊過生死問題。諸位同學，你的腳踏車壞了怎麼辦？修。修了不能再修了怎麼辦？換一台。那孩子回答得都很快。我說，諸位同學，身體壞了怎麼辦？看醫生，治病。假如壞到沒法治了呢？我們從腳踏車就延伸到跟他談生死問題。

科學家，輪迴轉世的科學證明。當然我們前提，每個宗教可能對生死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樣，我們尊重每一個宗教。科學家針對這個有做實驗，大家可以聽聽參考參考。我們不要一講話的態勢就像傳教士一樣，到時候家長裡面又有宗教不同的。說實在的，事事無礙，不要說外在有這些情況了好像我們就很難做什麼事，我們心裡沒有礙，就能把事事無礙用出來了，以他們能接受的方式、言語去談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我們處在這個時代，能夠安身立命，真的要感謝善知識的恩德。成德假如沒有遇到師長老人家，那我也是短命。我假如去做生意了，可能現在就不一定在這個世間了，被師長引導到來做教育工作了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說：「善知識者是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佛。」我們珍惜師長的教誨、善知識的教誨，不要說改變命運，能當生成佛，化導令得見佛。經典、善知識教導我們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」，佛經都不能滑過去，現前當來，不是臨終當來，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」。蓮池大師他要往生的時候就有講，他已經見到極樂世界好幾次了。

老法師引導我們給我們信心，提到海賢老和尚，可能他念幾年，事一心不亂，證阿羅漢果；再繼續念，念到差不多四十歲，理一心不亂，明心見性了。所以他老人家自己講，我什麼都知道。這句話不是明心見性不可以講，沒有到那個境界講我什麼都知道，那要

墮阿鼻地獄的，那不是開玩笑的。他老人家自己也講，「他說我叫老佛爺帶我走，他不答應」，代表他是見到阿彌陀佛了，「他讓我在世間表法」。活到一百一十二歲，而且最後最重要的，拿著那本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，這一生第一次主動要人家「來，給我拍照」，然後三天之後就走了。僧讚僧重要，肯定會集本重要。他這麼一照那張照片，肯定會集本，肯定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，肯定師長老人家專弘會集本，他們都是配合阿彌陀佛的教化。所以師長都是勸我們，把身體借給佛菩薩用。

我最近去採芸豆、採黃瓜，一天採一個多小時，睡覺都夢到在採。我就在想，我為什麼都夢不到佛？因為我都沒有憶佛。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是真的，你看你專注做一件事情，你在夢中都會想到。慚愧得不行，平常念佛太少了。這真的六塵都在說法，發生的事情都在啟發我們。

我們體會到雲谷禪師慈悲、智慧，我們體會到善知識重要，那我們自己也要期許自己可以成為他人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增上緣、助緣，我們也要做人家人生的貴人，我們也要效法師長老人家一生教學不中斷。老法師是學釋迦牟尼佛。我們今天學儒釋道，學佛要學釋迦牟尼佛，這師長教我們的；學儒要學孔子；學道要學老子。我們仔細去觀察，師長老人家真學釋迦牟尼佛、真學孔老夫子。

我們非常遺憾的，徐醒民老師六月二十七號往生了，農曆五月二十九號。當然我們非常有信心，他老人家一定是往生極樂世界，一定是上品上生。一生弘化，真的跟佛陀一樣，跟孔老夫子一樣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。李老勉勵我們學人要翻破幾本字典，我們不能翻破字典不夠謙虛，做學問不夠謙虛、不夠下功夫。

我們也很感謝我們台中蓮社這些師長們，他們把李老的這些行誼做成短片，讓我們緬懷、讓我們學習，進而我們要效法。他老人



家做學問的認真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非常的仁慈。我們有機會親近他老人家，就體會到真的是溫良恭儉讓，溫和、善良，溫文儒雅，到他們身邊心都靜下來了。恭，恭敬。

成德有幸曾經親近過醒公，第一次到醒公家拜訪，醒公就在他們家巷子口站在那裡等我們，當時候都七十多歲了。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，這樣的行誼我們終身難忘。而且教學真是誨人不倦，《論語》講了四十年，《易經》講了二十年，這真的都是我們從事教學的表率，是我們的榜樣。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，他們這些風範我們放在心上效法，他們的教誨留在世間，我們隨時可以親近、學習，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

當然，我們效法善知識們也不是從相上學的。《了凡四訓》有講，「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」，不能只是學相上而已，慕賢當慕其心，要從他們的心地上去學、心境上去學，甚至要觀察得到他們的考慮在哪裡、進退應對分寸在哪裡。比方說我們要效法師長老人家、醒公他們誨人不倦，講經不中斷，醒公九十五歲一個禮拜還講三堂課，這種精神真是令所有聽課的人終身難忘。他們真的都是以自己的老師為標準，我們看李炳南老師九十七歲被學生抬上去講經，李老講道：「我活一天我講一天」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己身求安樂。但師長、醒公他們對成德來講是爺爺輩的，成德是孫子輩的，兩代人，他們的成長背景跟我們一不一樣？不一樣，他們都是經過戰火的洗禮，人經歷過那些事情悲天憫人；他們的父母都有傳統文化的教育，他們的胎教、他們的家教跟成德這一輩的不一樣。我們學習也要善於觀察因緣，善於觀察客觀條件。

跟大家在交流「十年因緣」，師長將他跟李炳南老師學習，整個過程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，把重點給我們點出來了，每一段其實對我們修學跟教學都是關鍵。比方說師長老人家跟著李老守三個

條件，成德就思惟了，連師長這樣基礎的都要守，我根本沒基礎，我再不守能學得成嗎？這是我觀察思惟的。師長又講到了，我們佛門培養弘法人才，複小座，這個方式真正成就我們什麼？成就我們的耐性。一個人事業成就大小跟耐性成正比。其實古人這個方法有時候我們不能體會深意看表面，覺得很笨拙，那是看得不夠深。守三個條件看起來有點跋扈，但是我們不守很難得清淨心。你學得再久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我們得檢查檢查我們心有沒有愈來愈清淨。真的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得要靠個人。

我記得我到了一個道場，見到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，他看到我，我當時還不到三十歲，那都是我爺爺輩的，他說：「我聽老和尚講經很早，老和尚還沒有出名以前，我們都在景美圖書館聽老和尚講經。」其實我當時一聽都感覺印象深刻，我們當老和尚的學生，會不會開口說老和尚還沒出名以前我就聽他講了？我們會去談老師出名前、出名後？恭敬跟出名前、出名後有啥關係？你遇到再好的老師，親近時間再長，不恭敬得不到好處的。而且那個話裡面就有在炫耀，對我們這些小朋友在炫耀，炫耀是名聞利養。當然可能這個老者是極樂世界來提醒我的，因為我也太好面子了。

所以守三個條件，那是真正對老師的恭敬。複小座培養耐性，培養謙卑，謙受益。四大煩惱不容易調伏，有一個我慢，我們的謙卑沒有養成，我慢遲早要起作用的。所以這個方法學謙卑、學恭敬，就是透過這個方法把我們最重要的修養培養出來。沒有恭敬、沒有謙卑、沒有耐性，講得好那也是一時的。一個弘法的人講了十年、二十年，最後被財色名利誘惑住了，後面的流弊就很大，甚至會讓人被誤導了，甚至會讓人喪失信心。

師長老人家為什麼說扎根重要、一條龍重要？成德感受老人家語重心長背後是什麼？背後是老人家培養學生六十多年，老和尚出

家就在講學、就在教學，看到太多根基不牢出狀況的。師長說道，不能怪他們，因為他們不是從小扎根的，古人從小學都不一定抵得過財色名利，現在這個時代的財色名利比古代不知道多多少。所以古人的考慮、師長的考慮很深很遠。古代出來弘法是開悟的人，出來護法是弘法退休下來的人護法，這都是因緣。現在呢？現在弘護的誘惑挑戰比古代大多了。可是我們沒有開悟，我們也不見得有辦學的經驗，我們又要弘，我們又要護，特殊的時代！但是不要我講完都不弘不護了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但是要有配套措施。所以我們這幾代人弘護真的要高度的警覺性，不簡單。

就像剛剛成德提到的，善知識們表演講經不中斷，可是我們不能學相上。他們德行基礎很厚，從小就不為自己想，沒有自私。成德從小在都市成長，養成的習氣很多，請問這個習氣是上台講幾堂課習氣就沒了？有時候不小心愈講習氣愈重，講著講著好為人師的習氣就上來了。人皆好為人師，這是孟子的提醒。所以師長老人家他們德行、戒定功夫很深，他們講經是從定中流出來的，這不是成德達得到的，差遠了。雖然都是在講學，相上都是在講學，內功差忒忒，差很多的。

一個修學的人，甚至於是弘法的人，都要有自知之明，自知者明，不然會被自己給賣掉的。所以講學之外修身為本，得要實修才行，得要改習氣，得要念佛，得要聽經。黃念祖老居士講「定須習」，要習定；「慧須聞」，要聞法。要定慧雙修，定慧等持，這都得下功夫的。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這是教學的理念跟方法，這都是戒定慧具體的操作，我們沒有這樣下功夫，要有戒定不容易。

成德自己想想，我當初二十年前就是因為聽了老法師的一片光碟，他說誰願意八個小時聽經、八個小時念佛，歡迎到我們淨宗學

院來，沒關係，我們上下鋪都住得下，我一下就衝過去了。這麼一晃二十年過去了，好快，聽經也聽得很少，念佛更少，下的戒定功夫遠遠不及。所以我們跟善知識，他們是從禪定當中流出來的法語，我們自己沒有這樣的禪定功夫，所以下了講台都得要實修才行。今天我們跟年輕人說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年輕人說：「請問法師，你《無量壽經》念了幾遍？你的《論語》念了幾遍？」那我被這麼一問，唉…嗯…先喝杯茶，這叫顧左右而言他，這是應付虛偽的心，這樣不對。我們這麼一被問，自己都沒下過這種功夫，那不行的。

所以學師長、學醒公也不能在相上學，都要很清楚，依他們為榜樣，看到我們自己的學處。戒定，哪有說下一天功夫就戒定的？有恆為成功之本。所以成德覺得自己更多的功夫要下在修戒定慧上。也很感謝大家信任，給成德這個機會跟大家一起學習。成德也會珍惜這個機會，然後更在戒定上也要下功夫，才更好的可以供養大家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